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情,每棵树都有独一无二的年轮,每段情感都有值得记录的点滴。

或是温馨难忘的亲情,或是盛满眼泪的伤口,或是甜甜蜜蜜的爱情。然而每一个故事,每一次经历,都有能直抵心灵的力量,触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。

讲述——就是讲述普通人的情感故事,讲述平淡生活的眼泪和微笑,讲述爱情、亲情和友情,讲述那些凝固在记忆里早已泛黄的人和事。



天津赴藏知青王跃河、刘长平回忆当年在江孜县插队的岁月

刘长平和次仁卓玛老阿妈在门口等阿妈的女儿参木琼。

## “西藏的岁月,我们不会旅游地看,也不会猎奇地说”

■实习记者 许娟 采访整理



赴藏插队之前的刘长平。

### “最遗憾的是没能再见到边却巴”

■讲述人:刘长平

去西藏插队的时候,我还不到十八岁。当时我是最后一个报名参加雄鹰小分队的,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去,但后来一看,“生米做成熟饭”了,奈何不了我,只能由得我去。我们从天津市出发,先到北京,再从北京到成都,从成都坐飞机到拉萨,在拉萨还受到了自治区领导的接见欢迎。

1977年的8、9月份,江孜县发山洪,我们怕洪水把庄稼淹了影响来年的收成,我和生产队长边却巴一起跳进刺骨的洪水里加固堤坝,当地的很多老百姓都特别感动,也特别佩服我,这事后来还在《西藏日报》登过呢!还有一次,我跟着藏族同胞去山上干工程,整整一个月,我每天跟他们一起劳动,一起吃糌

粑喝酥油茶,一起干活的藏族同胞们都觉得我了不起,能吃苦。

虽然我们插队的时间短,跟藏族同胞接触的时间也不算长,但他们都对我们特别好。今年我们几个知青“探亲”,我一进村口,就听见马路边有人一下子把我的全名都喊出来了,那种感觉特别亲切,我没想到他们还记着我。我说我一定要见一见一位当年对我特别好的老阿妈次仁卓玛,高慧文左劲松他们还笑我说,假如当年我没离开这里,肯定就成了老阿妈家的上门女婿了。其实当年老阿妈的女儿还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,只不过老阿妈对我确实就像对自己的儿子那么好。这次去江孜县,我专程去了老阿妈家,可能是老阿妈的年纪大了,反应有点慢,旁边的人给她翻译解释了半天,她

也没想起我是谁,我们就在她家门口站着说了会话,然后又去了一趟老阿妈的女儿参木琼家,她正在山上干活,被人从地里叫回来。当年的小女孩,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她现在的年纪,就跟当年她母亲差不多,她请我们喝了浓浓的酥油茶,又让我想起了在她母亲家喝酥油茶的情景。

最让我遗憾的是,我没能去看当年跟我一起跳进洪水里的队长边却巴,因为我们这次探亲的时间太仓促了。如果不是这里海拔高,如果不是我心脏不好又有高血压,我真想再去一趟,见一见边却巴,但这只能成为我的遗憾了。

我在西藏待的日子应该最短了,恢复高考之后,我担心我的成绩不好,考不上大学,就没跟他们

一起高考,而是选择了当兵,在日喀则当了几年的通信兵。1981年4月6日,我退役离开西藏,这一走,就30多年没有再回来过。但从书上、报纸上、电视上一看到跟西藏有关的事,我就特别激动,我对西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那里毕竟养育了我5年呐!30多年之后再回去,西藏的变化特别大,次仁卓玛老阿妈家的房子修得特别好,看到他们的日子过好了,心里也觉得高兴。

以前也跟老婆孩子念叨过当年在西藏插队的事情,但是他们都不怎么感兴趣,可这次我们回西藏探亲,一路上拍了很多照片回去,我老婆和孩子特别感兴趣,看了一遍又一遍,也许她们能从照片上读懂一点我对西藏的感情吧!



刚到西藏插队的王跃河。

### “身份证号一直都是西藏的‘540’开头”

■讲述人:王跃河

我们一起插队的这些知青中,我年纪最小,当时刚刚16岁。我们家兄弟姐妹7个,我排行老六,我的大哥二哥当时都去下乡插队了,大哥在天津郊区,二哥去了东北,一方面受了他们的影响,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,到处都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,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天津赴西藏的雄鹰小分队,而且还被任命为队长。

到了江孜县,我们一开始被分到新生公社,当时住在生产队为我们专门盖的小院子里,有四个房间,一个厨房,一个仓库,还有一个厕所。我们雄鹰小分队一共有6个人,3男3女,还有一个带队老师,除了白天跟老百姓一起劳动外,我们还排了生活值班表,每天有两个人值班,给大家做饭。当时我们吃的粮食都是政府补贴供应的,我们还在地里种了一点小白菜之类的蔬菜,养了一头猪,但这猪养得不好,长不大。后来杀猪的时候,我们都没见过杀猪,也不会杀猪,就拿

木棍把猪给活活打死了,等把猪剖开,猪肉都是红一块黑一块的。

当时在生产队,我们每个人都有几个关系好的藏族朋友,晚上下了工,就去关系好的社员家吃“土粑”,就是用菜叶子和面煮的糊糊,吃完饭就坐在院子里,大家一边唱着歌儿喝着青稞酒,一边看着满天的星星,特别快乐!打场的时候,由于高原反应,我们跑着跑着摔倒,或者牦牛冲过来要踩到我们的时候,老百姓们总能冲过来把我们拉起来保护我们,他们对我们这些知青就像是对自己的亲人一样。

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在西藏实现农业机械化,后来恢复高考后,我就考上了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学校,毕业后先是在日喀则的汽车农机修理厂工作,后来又在日喀则交通局、区委计委等单位工作。从插队,上学到工作,我的青春和理想都奉献给了西藏,而西藏也给了我这一生都受用不尽的财富,我的性格是西藏人的性格,善良,能忍,不争

不抢,热情,爱憎分明,就像西藏人民说的那样,“一手拿刀,一手掏心”,回到内地后,别人一介绍我就说,“王跃河,在西藏工作了二十多年”,“西藏”就是我的标签,我觉得这是我的光彩。在西藏,还有我这辈子最纯真的朋友,比如,我在农机修理厂的老大哥尼玛,他比我大几岁,是个非常朴实的农民的儿子,对我特别好,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,他让我必须要喝他带来的青稞酒,我如果不喝他就拿老虎钳子夹我。我们俩现在也常联系着,两家人有什么事都给彼此说一声,他一直想来内地看看我,但一直没有机会,身体也不好,有机会我一定要让他来一趟天津。

我常对人说,日喀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,除了在拉萨读书之外,我在西藏的日子,全部都是在日喀则度过的。韩红有首歌,叫《我的家在日喀则》,这首歌的歌词也许就是我写的。当时我听说有个音乐家要几首歌词,就写了四首寄出去了,其中一首就是这个:“我的家在日喀则,那里有条美

丽的河,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,留下那段动人的歌。”美丽的河是说日喀则的年楚河,而且巧的是我的名字里也有个“河”字;“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”,说的就是当年我们的雄鹰小分队在这里插队;“留下那段动人的歌”,是说我们当年插队的时候,把青春和汗水留在了日喀则,流淌成一首动人的歌。这也许只是个巧合吧,但我对日喀则的感情,却不仅仅是一首歌就能唱完的。

现在我虽然离开了,但我一直认为我还在西藏。当时要我选身份证号是用西藏的“540”还是天津的“120”,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西藏的“540”,这个身份证号跟着我,就表示我是个西藏人。我想,过去的那段岁月,我们不会旅游地看,也不会猎奇地说,但我从西藏走出来,我把西藏人的品质和精神带到内地,其实就是一种延续,我在内地踏踏实实工作,亮出的是“一把西藏之剑”,这是西藏给我的,也是我给西藏的,我想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